

故乡,永在此

□ 唐悦之

有时在雨天,有时在极静的夜里,总有丝弦之声隔着雨幕、隔着夜色远远地传来,隐隐约约,听不真切唱的是什么,但分明有人在挥弦吟唱。在一个雨天,我又听到了这音韵,我停住手中的活儿。这声音时而清晰时而模糊,有胡琴有锣鼓,还有悠远的京腔,是个婉转的女声。然而我周围的人仍然专注地做着他们的事,并没有为此分心。我问近旁的星,听到了吗?他侧耳,“什么?”一脸的茫然。我于是想,我一定是听到了我的故乡、我的童年。

三岁时,因为父亲和母亲都忙于上班,我成了祖母的“尾巴”。那时运河穿城而过,在运河的边上、小城的中心有一个小小的公园,小小的公园里有一个小小的戏园。每日傍晚时分我就会跟着祖母去听戏。通常我跟在祖母后面,紧紧拽着她的衣襟,祖母则一手拿着放了茶叶的茶杯,一手夹着小木凳,祖孙俩沿着双井路上的林荫道一路走到戏园去。

小凳是我的,茶杯是祖母的。因为那时大人看戏是要买票的,有票才会有座位,而像我这样的小人儿则是免票的,坐在大人身上,也可以自带个小凳坐在最前排。此外,还有个不成文的“规定”:站着看戏是无须买票的。园子里的座位约有八九十张吧,总是很快售罄。因此每到戏快开演时,过道里、窗外、门口,到处站满了人。但站着看戏的会自觉地注意不妨碍有座的人看戏。开演前和剧中的休息时间,会有服务员肩上担条毛巾,手里拎着开水壶过来,嘴里嚷着“让啊让啊,开水烫啊!”现泡茶水另收费的,一角钱,续水免费。自带的杯子伸过来,他也同样给满上,因此很多人都自带杯子。有时服务员甚

故乡终于只是一个身影、一个物件、一声喝彩,一缕飘忽在雨夜里静夜中的丝弦、一双拍红的小巴掌……虽然浑沌,却永远在此;在此,并且永远如斯。

至还会热心地提醒人:“喂,你,你,要续水吗?”这时候,虽然戏还没有开演,但园子里真是人声鼎沸,热闹极了。

我总是端着小凳坐在前排,仰着脸看那些没买到票的人忙乱地走来走去,找他们认为最佳的位置然后站定。有时我也会不眨眨眼地看颤动的幕布,从幕缝里可以看见后台的忙碌,那些脸上画得红红黑黑、身上穿着花花绿绿的演员正在作上台前的最后准备。

通常在一阵急促的鼓钹声中,侧幕一动,演员就踏着轻快细碎的脚步上了台。有的时候演员会从幕后一个空心筋斗翻上台来,场子里就会有人喝道“好——!”演出的多是京剧和扬剧,有时也有黄梅戏和锡剧。我不懂戏,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鼓掌。比如一个演员在台上咿咿呀呀唱了好半天,并且是不间歇地越唱越快,末了将最后一个字或几个字拖得那么长——这时候就该鼓掌了。我会夸张地举起我的巴掌使劲拍,心里好奇:这个大人怎么能这么久不吸气呢?但嘴里绝不出声。与大人们相比,我显然是文静而腼腆的。因为此时场子里一片热烈的叫好之声,此起彼伏好一会儿才静下去,仿佛所叫出的“好”字也比着声气的长短高下。除了台上的戏,大人们似乎将喝彩本身也当作一种很值得喝彩的娱乐。我在大人们的兴高采烈中兴高采烈着,说不出的开心。

大人们有时会评论某天戏唱得好坏,我很安静地听着,从不说出自己的意见。因为我知道,虽然我跟他们同时鼓掌,但理由并不一样。而大人们也不会在意一个小小孩子的见解。看了那么多场戏,我还是没有懂得戏的唱腔,但我最初知道《白蛇传》和《珍珠塔传奇》却是从这傍晚的戏文中。

我的故乡在镇江

□ 徐苏

“一片风景就是一种心情”。我的故乡在镇江,走进这个城市,你会感到无比的神奇。

在这个城市的灵山秀水之间,随处都可拾捡起它那信笔由之的风雅文墨。这座城市有太多的历史和记忆。一脚一步踩下去,泛起的都是“历史”的回声,能够引发古思的东西很多。徜徉在西津古渡的石板路上,“过去”的回音不绝于耳,俯视那充满苍苔的遗迹古道,真可以“一眼看千年”;穿行在城外逼仄的巷道里,岁月的风声依旧强劲,通往清真寺的路口,来去的行人还是那样虔诚;驻足于北固楼隽永的楹联前,“生子当如孙仲谋”的教诲终身难忘;流连于读书台淡雅的意境中,“读书人去留斋寺”的叹息令人感伤。

说这个城市“老”,行!宜侯重器的出土,朱方古城的繁华,土墩墓葬的发掘,春秋文献的记载,都证明了这个城市的悠久,有城市的纪年竟然超过了三千年的历史,要比周边的城市整整多了500年。

说这个城市“新”,可!数不尽的高楼拔地而起,看不完的城中花园争奇斗艳,体现了这个城市的勃勃生机。

说这个城市“文”,行!厚重的文化积淀,丰富的著述传世,人文在此兴焉。梁昭明太子萧统筑台读书,成就了《昭明文选》;梁著名学者刘勰居楼思索,创作了《文心雕龙》;晚唐诗人许浑丁卯桥上漫步,



芙蓉楼 林克善 摄

吟出了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佳句;北宋科技名家沈括梦溪园中疾书,写出了《梦溪笔谈》的名著。那雨后春笋般的移民文化、三国文化、六朝文化、隐士文化、津渡文化、宗教文化、山水文化、运河文化、爱情文化、民国文化现象,让人眼花缭乱。

说这个城市“武”,可!铁瓮城的遗址尚在,定波门的城砖亦存,硝烟曾经弥漫。春秋伐楚大军从这里出发,东吴军寨在这里连横。韩世忠金山水面的激战,郑成功浩浩荡荡的人城,太平军来来回回的拼搏,凸显出这个城市军事地位的重要,到处可以发现历史大战的痕迹。

这个城市的美艳楚楚动人。山川有灵气,林壑皆清幽。金山的灵秀、焦山的壮观、北固的雄险、南山的幽壑都是出了名的,如同巨大的磁场,吸引着每一个过客。这个城市的气势波澜起伏。海门大潮

在焦山“中流砥柱”撞击,江河交汇在津渡引发漕舸争流,更有北固山雄踞在长江之滨,山壁陡峭,形势险固,以一种“石壁半空下,插入沧江流。鸟飞不能到,风过回潮头”的气势,赢得了“此山镇京口,迥出沧海湄”的美名,独号“天下第一江山”。

这个城市的雅致也是出了名的。楼阁小巧,绿水成潭。

这个城市的逸闻趣事更是仁者爱之,智者惜之,隐者归之。从摩鹤铭石刻书家的纷辩,越辩“大字之祖”的名气越大,到招隐山中戴颙的弄曲,越弹山间的黄鹂鸟越多。从千秋桥畔杜牧的箫音,演奏秋夜委婉凄凉的故事,到芙蓉楼上王昌龄的吟唱,呼唤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。这块土地成为文人墨客的乐土,他们在这里独善其身,感悟“城市山林”的神韵。

降生在这个城市是一种幸运,生活在这个城市是一种幸福,有这样的故乡,心灵永远有了凭依。如今漫步在长江路风光带,行走在宝塔山海樱园,那种舒心的感觉可比当年的多景楼观景;穿越长长的润扬大桥,登攀高高的国际大厦,那种自豪的心态不亚于米芾成画。只要仔细观察,倾听,沉思,梦想,就会感到这个城市跳动的脉搏。

躯体为啥不用丝瓜、瓠子来造?听来好笑,但细细想来,也颇意味。兴许,与荷花密切相关的物件都或多或少具有某些佛性吧。既然如此,我想,那那个月的缓慢生长,定是有它的道理的。初夏的夜晚,在藕塘边散步,可以听见清新的荷叶味,芬芳的荷花香,以及藕对蓬勃生长的渴望。月光洒在田田荷叶上,像是一片小而神秘的森林,林下是一群快活的鱼儿,以及一片久等多时的藕。时间一到,藕终于不再隐忍,开始疯狂地生长起来。它们健硕的身躯撑开包裹着的淤泥,向幽暗的纵深探去,原本静谧的塘底就充满了勃勃生机。

祖父说,那那个月的缓慢生长,像是

在积蓄某种力量,如果直接跳过,年底时就不会收获质量上乘的藕。我想,或许有些时候,是慢造就了美好的结果。

祖父与藕打了半辈子交道,当然懂如何将藕烹制成绝佳的美味。祖父最拿手的是莲藕炸肉。炸肉中加入藕块,肉的腻味便去了大半,肉香中还会增添几分藕的清香。那熟透的藕呈现出深邃的暗紫色,沾上油黄的炸肉粉,散发出浓烈的香味,让人无法抗拒。藕竟然喧宾夺主,成了这道菜的主角。还记得年少时,有一次嘴太馋,这莲藕炸肉肉刚端上桌面,我就抄起筷子夹了一块放入口中,竟烫得我哇哇大叫。祖父在一旁哈哈笑个不停。

呵,人生有时的确是慢点才好呢。

猜谜

□ 滕建锋

闲来无事,翻阅一本叫《避暑闲笔》的笔记,说大文豪王荆公王安石戏作谜语:“画时圆,写时方;冬时短,夏时长。”谜底简单,是个“日”字。也许是因为不难猜的缘故,有个叫吕吉甫的进士干脆来了个以谜解谜:“一鱼无尾亦无头,更除脊梁骨,便是这个谜。”读完不禁哑然失笑,这些古人可真够累的,明明有直路却偏要绕个弯,这或许就是文人的风雅罢。

一直以来,我都觉得猜谜是聪明人耍的玩意儿,用科学的语言说是需要开放性思维和跳跃性思维的,什么会意法、溯源法、象形法、运典法等等,愚笨如我的就需要懂得藏拙了,不要去惹这个东西,免得在高人面前露了怯。尤其是遇到什么灯谜会之类,我就赶紧躲得远远的,生恐迎头撞见了尴尬,但还是有两回被人叫住,挨不过哆哆嗦嗦取下一条,琢磨半天不着边际,涨得个大脸红只能借故接手机逃开去。

其实说起谜语的发展来,最初是起源于民间口头文学,是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。甚至有人把《书经》中“时日曷丧?予及汝偕亡。”的句子作为谜语的起点,说夏王桀暴虐无道,民怨冲天,老百姓不敢明言,私下里用隐语发泄怨怒之情,这倒是有些主观臆断了,这种隐喻在古籍中比比皆是,都说成谜语显然失之武断,不过谜语自隐喻演化却是公认了。谜语真正大发展就是在王安石所在的宋代,甚至出现一批专业谜语和谜社组织。后来明朝还出现了研究谜语的论著和收录谜语的专集,冯梦龙的《黄山谜》,黄周星的《瘦词四十笺》及贺从善的《千文虎》等,谜语也几乎成为一个专门分类,谜面、谜目、谜底、谜格等眉目分明格式规整了,总之一要“回互其辞,使昏迷也”,否则似乎就体现不出谜者的水平来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猜谜却并不是这么恐怖的事情,当然也可能是也因为山里人粗,本就出不了多少深奥难猜的谜语来。那时候谜面谜底都是大家口耳相传,猜谜更多的是娱乐活动而不是智力游戏,甚至还来点骂人的。如“对门山上一个棚,这里扯那里动”指的是蚊帐。这还好。再如“对门山上一个碗,年年落(下雨)不满”指的是粪缸。“对门山上一口缸,喂的鱼儿白亮亮”指的是粪缸里面的蛆。“一个老头儿古又古,背心里拉出屎来,”指的是木匠用的刨子。就有些粗俗了。“穿鞋鞋,上瓦屋”谜底是猫,但要是谁猜中就倒霉了,因为这谜面后面还跟着一句:“哪个猜到了就是他的亲姐夫。”这就开始骂人了。小时候因为猜谜而跟人打架的事没少发生过,打过架后再拿同样的谜语去骂别人,如此反复。

正写到处,妻走将过来,说:“我也给你猜猜:‘亲亲嘴,对对嘴,掉到地上张着嘴’是个什么?”呵,这谜好暧昧啊,但是个什么东西?我心里那个急啊,露怯露到家人面前来了。看到我的窘样,妻就笑了:呆子,是吃的东西,瓜子!饭好了,出来吧。

果然,愚钝如我别猜谜。关电脑,出去吃饭。

绵绵相思道

□ 龚舒琴

其实,这只是一个墓道,长度五十三米,是两个同家不同穴之间的墓道。

这是两个相爱的人,原本想在阴间继续相会团聚的通道。西汉年间,梁孝王刘武和他的妻子李王后葬于一处。按照汉朝的规制,郡王和他的妃子同家,但是,不可以同穴。也因此,才有了这个令人生发无限遐思的相思道。

先逝的梁孝王和李王后,相隔20多年,共同安葬在河南商丘永城的芒砀山中。“斩山为椁,穿石为藏”,号称“天下第一石室王陵”。

翻开大汉的历史,无论是《史记》,还是《汉书》,为梁孝王立传的不少。但,遍阅正史野史,看不到关于李王后的文字。更找不到梁孝王和李王后恩爱的情节描摹。即使是影视剧《美人心计》中,编剧花了那么多笔墨,纠缠在宫廷角力中,依旧没有找到梁李之间的缠绵。唯有,苍茫茫的芒砀山下,坚硬的岩石深处,那条相思墓道,却为后人展示了一番难得的挚爱深情。梁王安葬地官,李王后开始了行动。她发誓要打通地和梁王安睡地宫的阻隔。于是,工匠入住。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叮叮咚咚,在那有节奏的敲击声中,李王后幻想着和心上人相会的美好。

坚硬的石山。柔弱的李王后。仅仅是锦衣玉食,也有脆弱的那一天,终于,没有等到贯通,仅仅打了53米,李王后也追随丈夫而去。而此刻,梁王墓地在100多米以外。

相思道静默着。有微弱的光斜射进来。两颗孤独的心,遥遥相望。岁月,过去了2000多年。

梁孝王的一生,有过辉煌,但更多的是不得志的郁闷。无论是受了窦太后的庇护,还是对西汉景帝时代家国的贡献,在梁王看来,他都是应该坐上皇位的。他甚至在在自己的领地里行起了天子礼。但终有万干抱负,最终还是暴病身亡。只是,比起别的皇兄皇叔的命运,他还是幸运的。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被诛死,甚至连累家人的悲剧,终于没有发生在他身上。因为窦太后的宠爱他魂归故里,芒砀山下。

这是汉家皇亲国戚共同的陵园。考古发掘,芒砀山有大大小小地下宫殿20多处。梁王意外谢世,草草下葬。按照陵园的奢华推算,这个地官当是梁王生前就早已动工。没有火药,没有精密的测量仪器,梁王墓地设置之精妙,在今天的人们看来,依旧有着太多无法破解的谜团。

梁王为自己建筑地下宫殿的时代,正是汉家王朝鼎盛的时候。皇位久盼不至,生前,享不尽的荣华富贵;死后,也断不能让自己吃苦。再加上对当政者的失望和怨恨,梁王将心思放在了来世。在他和王后的地官里,所有建制一如生前,甚至有了先进的冰柜、抽水马桶。但是,梁王没有能够安享他的富庶。任他怎样的防范,哪怕用了最先进的防盗设置,他的墓地还是被人踏足了。史料记载,三国纷争的时候,缺兵少马的曹操,正是因为盗了梁孝王的墓地,才有了三年的军饷。

幸运的是,正因为那条没有贯通的相思道,李王后的墓地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。直到1991年的考古发现。李王后的地官,我静静地站立在相思道前,很久。壁垒阻隔,愿望成空。

山外,高高挺拔的银杏树正夹杂枫树中,烂漫的红的,黄的,绿的,风过去,飘落,凋零,远处,雾,弥漫着。唯有,通往陵墓两边的石羊们安静地守护着,千年,万年,如地宫中的相思道,绵绵。



【镜和·江南岸】杯
“寻找记忆中的故乡”征文大赛

缓慢的藕

□ 吴辰

少年时候,印象最深刻的时光,莫过于跟在祖父后面挖藕了。初冬时节,万物凋敝,租屋后的那一亩藕塘却喧嚣起来。塘水早已放干,塘里枯萎的高叶与荷梗倒伏成一片狼藉,藕肥了。

祖父的藕出了名的好,清脆可口,洁白如玉,让人联想到秀色可餐的佳人玉臂。但挖藕却是件极苦的事。没有专门的工具,大家都是徒手劳作。那些藕长一米左右,扎根于污黑的泥底,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和耐心才能让它们一根根完整地见天日,稍有差池,藕便会断节,失了卖相。记得第一次挖藕,是在十五岁,我穿着小叔的连体防水衣,跟在祖父后面。藕塘里的淤泥冰凉刺骨,一脚下去就是一个

深坑。我学着祖父,沿着枯萎的荷梗向井下摸去。这是一根极粗的藕,我欣喜万分,急忙扒开边上的淤泥,用力将它往外拔。却听咔嚓一声,这藕从中间断开了,我看看手上攥着的半截,又看看泥里留着的那半截,有点不知所措。祖父说,慢点哟,别看这藕生在污黑的淤泥里,脾气可娇贵着呢!自此,我便开始小心翼翼地对待这些藕,渐渐地,懂得了耐心的益处,也领悟了慢的可贵。

慢,之于祖父的藕,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存在。

祖父的藕在谷雨种下,直到夏至左右才开始快速生长,其间两个月,生长得极慢。祖父说,藕是有灵性的,不然哪吒的